

李振村 朱文君 陈金铭 著

——中国乡村教育再造

# 为什么 抚松

一所所充满生机的学校  
一间间魅力四射的教室  
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教育故事  
一幅中国新农村教育的美丽图景



教育科学出版社

ESPH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

李振村 朱文君 陈金铭 著

为什么  
什么是  
抚松

——中国乡村教育再造

教育科学出版社  
· 北京 ·

出版人 所广一  
责任编辑 杨巍  
封面设计 卢浩  
图片摄影 王福林 朱文君等  
版式设计 未了工作室  
责任校对 张珍  
责任印制 曲凤玲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什么是抚松:中国乡村教育再造/李振村,朱文君,  
陈金铭著. —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2011.7(2011.10 重印)  
ISBN 978-7-5041-5875-8

I. ①为… II. ①李…②朱…③陈… III. ①乡村  
教育—概况—抚松县 IV. ①G7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9713 号

为什么是抚松——中国乡村教育再造

WEISHENME SHI FUSONG——ZHONGGUO XIANGCUN JIAOYU ZAIZAO

---

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·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-64989009  
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-64981265  
传 真 010-64891796 网 址 <http://www.esph.com.cn>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165毫米×235毫米 16开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 
印 张 14.25 印 次 2011年10月第3次印刷  
字 数 180千 定 价 29.8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引 子 抚松是个例外

邹平七年 | 2

梁漱溟的眼泪 | 4

巴西副总统的震惊 | 7

衰落的乡村教育 | 8

抚松奇迹 | 12

## 第一章 打造校长铁军(上篇)

说说陆世德 | 17

这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| 19

吃盒饭 | 21

逼上“梁山” | 23

拉练式听评课 | 27

记不住校训的尴尬 | 30

“我的大学”之杨洪毅篇 | 31

“我的大学”之丛树森篇 | 33

读懂李希贵的眼睛 | 36

- “闯关东”的那股劲儿 | 39  
逼出来的思考习惯 | 43  
日记体中国乡村教育史 | 46

## 第二章 打造校长铁军（下篇）

- 我在改变 | 57  
从校训开始 | 59  
健康比分数重要 | 60  
借别人的种子，开自己的花 | 62  
藏巧于拙 | 64  
身在乡野，心在世界 | 68  
经典之光照亮乡村 | 72  
让每一朵花儿都说话 | 75  
袖珍小学的大教育 | 78  
山知道我，江河知道我 | 81

## 第三章 不一样的课堂

- 一声叹息 | 87  
打一套“课改组合拳” | 89  
山雨欲来 | 92

- 攻坚，攻坚，攻坚 | 93
- “另类文件” | 96
- 老师哪里去了 | 100
- 由一篇课文到一部名著 | 103
- 小窗口对接大世界 | 104
- 种一棵“识字树” | 107
- “黄金三百秒” | 110

#### 第四章 “新课程”

- 山里娃子的经典传承 | 117
- 读书派对 | 120
- 科技玩家 | 124
- 我的合唱我的团 | 126
- 秘密开设的单亲课程 | 130
- 竹竿舞 | 133
- 德育从美好的黎明开始 | 135

#### 第五章 微班化教学

- 两个人的村小 | 141
- 三个人的课堂 | 144
- 这是一个美好的前景 | 147

## 第六章 刷新学校文化(校训篇)

中国的校训为什么如此雷同 | 151

“练好每一招” | 152

“用心去做” | 156

“把握今天，精彩明天” | 159

最好的名片 | 161

## 第七章 刷新学校文化(环境篇)

这里有个江南园林 | 165

最美的乡村小学 | 169

“世外桃源” | 170

## 第八章 刷新学校文化(仪式、节日篇)

最有创意的开学仪式 | 175

最感人的退休仪式 | 178

最动情的毕业仪式 | 180

最暖心的出征仪式 | 183

校园贸易节 | 185

收获节·感恩节 | 187

礼仪节 | 189

## 第九章 刷新学校文化(班级管理篇)

“我是班长，我怎么能干活呢？” | 195

先行者闫继敏 | 196

## 第十章 新督导

“黑包公” | 203

“两把尺子” | 206

“四轮驱动” | 209

结 语 只要人好，世界就好



# 引子

抚松是个例外



## 邹平七年

1931年初春，河面正在融冰，大地还是一片土黄。一个身穿长袍的清瘦中年人，走在山东邹平一条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上。

他边走边看，边看边问身边的人：“邹平有多少人口？老百姓生活可还过得去？此处离济南有多少路程？”

这个人叫梁漱溟。

1917年，24岁的梁漱溟，受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邀请，以高中学历执教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。数年间，声名大振，梁漱溟成了著名教授。沿着这条学术之路，梁漱溟的成就不可限量。可是，以儒家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梁漱溟，深感要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，在学府里难有大的作为。他谢绝了同事的相劝、好友的挽留，离开了繁华的北平，领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，筚路蓝缕，在山东曹州开展乡村建设试验——探索新乡村教育之路，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重要支撑。

在曹州的时候，有一件事让梁漱溟难以忘记。那天，他晚饭后散步，走至一户农家，看见一个白发老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啃黑窝窝头充饥。窝窝头干涩难以下咽，孩子噎得直哭。梁漱溟见此情景，十分难过。他为农民生活如此悲惨而痛苦，为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却不能救助老弱而愧疚。后来演讲中说起这件事，他用力拍打桌子，泪如雨下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曹州试验很快夭折了。

梁漱溟骨子里是个愈挫愈勇的人。他远赴无锡、昆山等地考察乡村教育之路，同时撰写大量乡村教育文章，等待着新时机的到来。

不久，机会果然来了。

韩复榘主政山东。韩复榘是识字不多的军阀，但却十分尊崇梁漱溟，力邀梁赴鲁，希望梁在山东全省108个县开展乡村建设运动。谨慎起见，

梁建议先在一个县进行试验。邹平，就是他心中比较理想的试验之地。

20世纪30年代的邹平，一共3万多户农民，没有大官僚大地主，开展乡村建设干扰会较少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邹平离济南和淄博都不远，交通还算便利。实地考察几天后，在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，梁漱溟选中了一处三十余亩的土地，这就是后来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地址，其时还是一个旧盐店。

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缓缓拉开了大幕。

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起来了，梁漱溟在研究院设了四个部：研究部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、邹平试验区和示范农场。他亲自兼任研究部主任。他和同人奔走在邹平大地上，指导农民改种优质棉花，领着农民改良蚕桑，亲自带人种植林木，组织“美棉运销合作社”、棉花打包厂、信用合作社、林业和蚕业合作社，同时在乡里演讲，劝告妇女不缠足，建立禁赌会社、戒烟会社、卫生院、乡村自卫队……

事情太多，梁漱溟太忙，他常常顾不上吃饭，最后因劳累病倒。

天道酬勤，辛劳有报。

梁漱溟历经七年的乡村建设，如一束光，照亮了邹平这块封闭落后的土地：1937年，邹平基本实现了教育普及，邹平的孩子基本能接受完整的从初小到中学的教育；尤其是棉花运销合作社，使邹平传统产棉区农民的收益大大增加；乡村卫生院，也使当地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。

人们终于从邹平看到了沉沉暗夜里中国乡村发展的希望。国内外众多参观者纷纷来到邹平。

邹平名噪一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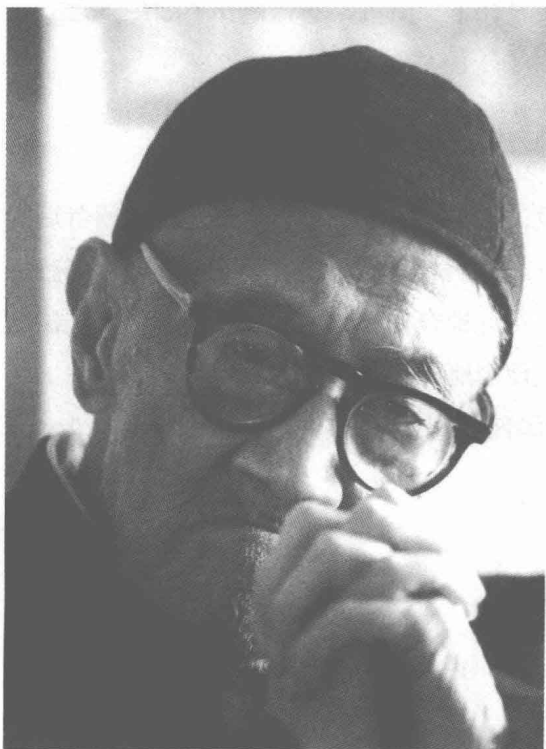
## 梁漱溟的眼泪

抗日战争爆发了，韩复榘倒台了，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也随之中止了。

梁漱溟和同人在无限痛惜中被迫撤出了邹平。

八年抗战，又三年解放战争，经过深重战争创伤的中国农村一片凋敝。

邹平也不例外。



梁漱溟骨子里是个愈挫愈勇的人。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转过年，梁漱溟在儿子的陪同下，再回邹平。车子到时夜已很深了，整个邹平寂静无声，昔日灯火辉煌的情景早已不再。

第二天一早，梁漱溟一个人走在邹平大街上，除了城墙尚在，道路尚存，眼前尽是瓦砾。看到亲手缔造的乡村教育之梦现状如此，不知道梁漱溟心里怎么想，他没有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只言片语。

老百姓得知了梁院长回来的消息，候在路上，向他打招呼。这时，有人在后面喊：“梁院长等等，等等！”追上来的，是十几年前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管传达的老范。老范说：“梁院长，你走了后，还有很多外国人来参观，都是我领他们去。我跟他们讲了你的故事。”

梁漱溟向老范伸出手，微微笑着，眼里泪光闪烁。

中午，当地为梁漱溟接风。席间，气氛凝重，大家说话都很节制，没人回忆过去。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一位老者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说：“那是邹平最好的时光。”梁漱溟只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。”

以后的岁月，梁漱溟极少再跟人谈起邹平。

1988年，梁漱溟逝世，他没有葬在晚年居住的北京，也没有葬在生养自己的故乡，而是嘱咐后人把自己葬在邹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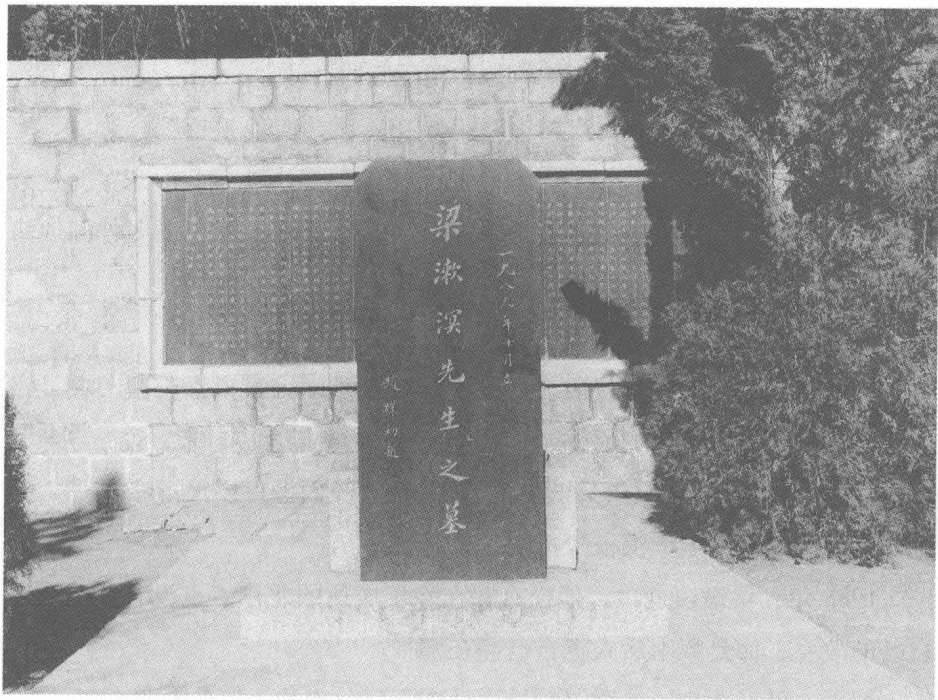
邹平，已经化作了梁漱溟精神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。

他的墓在城外的一个山坡上，山坡很小，墓也很小。山脚下就是农田，微风拂来，麦浪翻滚，青草涌动。

随梁漱溟去的，还有民国时期那昙花一现却绚烂无比的乡村教育行动。如今，我们只能在历史典籍中想象当时的盛况：

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，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达600多个，实验区有1000多处。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功桥进行农村改进实验；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乡村师范实验；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乡村改造；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农村教育改革的实验，并且由此

把步履从中国拓展到国际，1987年，美国总统里根向晏先生颁发“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”，并祝贺老人95岁华诞。（《山东教育·中学刊》2008年第5期第56页，《不舍众生，兼济天下》，作者刘笑天）



梁漱溟先生之墓。

今天回头看，彼时的乡村建设，在当时、在现今，其意义都不仅仅是现代乡村建设实验，不仅仅是文化教育实验，而是一代大师的救国之心、强国之梦。

最让人痛惜的，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时间，一场本可能改变中国几千年乡村面貌的试验，因为时代的动荡，仅仅冒出了一颗嫩芽就被疾风骤雨摧折了。

后人只能在大师的遗风里，想象当年的荣光。

## 巴西副总统的震惊

回到今天。

中国早已告别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时代的积贫积弱，以一种令世界惊叹的速度，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，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。

教育呢，我们的教育又是如何？说说两个细节。

### [细节一]

据2006年4月11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2006年3月23日，巴西副总统若泽·阿伦卡尔访问中国期间，参观了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。面对连屋顶都进行了绿化、精致到无以复加的校园，面对每间教室里都配备齐全的投影仪、液晶电视、上网电脑、音响等现代化设施，面对那木质深色、古色古香的课桌椅，面对老师仿清代风格的高级讲桌，这位副总统掩饰不住一脸惊叹。

参观完毕，他在留言簿上一笔一画地写道：“对今天所看到的一切表示震惊，同时感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。”

之后，就发生了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的副总统流泪事件。据巴西《圣保罗报》报道，阿伦卡尔副总统回国后，提到他对史家胡同小学的观感时感慨不已，在一次有数百名巴西各市市长参加的会议上竟热泪纵横，无比激动地说：“如果巴西能有如此好的教育，怎能不富强！”

### [细节二]

据2010年12月8日《东方早报》报道，第四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ISA）调查结果公布，首次参加PISA测试的中国上海学生，在参与测试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，阅读素养、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三项指标，全球排名第一。世界一时为之震动。“我们必须把这当做警钟。”美国教育部部长

阿恩·邓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满脸严肃地说。连美国总统奥巴马每次关于教育的讲话，都离不开把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作对比，提醒“美国要向中国学习”。

这两个细节，让国人忍耐不住地自豪。

的确，如果单单看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教育，巴西副总统的眼泪、美国政治领袖的警觉和反思，似乎不无道理。

近几年来，北京一些名牌高中，一所学校一年的经费预算，就接近甚至超过亿元。上海市静安区小学生生均公用经费，早在2005年就已达到9759元（参见2006年8月14日《法制日报》报道）。这些数字是令人骄傲的，它意味着中国最发达城市的中小學生，正在享受着与西方国家水平越来越接近的优质教育。

但是，假如我们能够让若泽·阿伦卡尔先生吃惊的目光，稍稍从史家胡同小学移开，从泱泱大国繁华的首都北京移开，向距离这座城市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向中国辽阔版图的西部、北部，瞥上哪怕一眼，副总统先生大概就不会那样流泪了，但他绝对会产生更大的震惊：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在同一个国家里，在同一片蓝天下，在同一块土地上，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，竟然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匪夷所思的反差。

史家胡同小学的状况，不能代表中国小学的整体状况。

上海学生的阅读水平，也不能代表中国学生的整体阅读水平。

## 衰落的乡村教育

今天，中国，有五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，经历了百年被人欺凌历史的中国，通过改革开放，积蓄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高速奔驰：每一个大城市都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，每一个二线城市都向大城市看齐，连每一个乡村都



想变成一座城市。

截止到2010年底，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49.68%（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），中国有理由骄傲，有理由自豪。只是在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，绵延几千年的乡村文化、乡村文明、乡村教育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适应、如何传承，就被裹挟进历史滚滚的洪流里。

乡村的有些东西，永远消逝了。

比如乡村的小路。

著名作家刘亮程说：

乡村的小路是弯曲的，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这样笔直。因为高速公路追求最短的距离、最高的效率。而乡村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人在走的时候，会保留自己的一丝敬畏或尊重，如绕过一棵树、一片菜地、一堵墙、一个坟、一弯水坑。高速公路代表了现代人在大地上行走的粗暴和野蛮，弯曲的乡土路是一种行走的文明。（《西部散文选刊》2010年第4期，《弯曲的乡土路》，作者刘亮程）

再比如乡村的生活、乡村的风俗、乡村的伦理……这些随便哪一个，展开来，都是一部书的分量。我们并不想关注乡村的全部，我们只想关注乡村文化整体失落下的乡村教育。

在风驰电掣般的中国城市化高速列车上，乡村教育被甩下了轨道。它是如此无助地跌落在尘埃遍布的黄土地上，眼睁睁看着现代化列车飞奔而去。

有专家用三个“越来越”形容乡村教育的状况：学校越来越小，学生越来越少，老师越来越老。

越往中国偏远的地方走，学生越少，能走出去的青壮年都走出去了，剩下的都是实在走不出去的老人和孩童。这些孩子被城市孩子甩得远远的，被现代化教育甩得远远的，被现代文明甩得远远的，他们只能在简陋